Transcription 121-Ende

对惨无人道的野兽们的满腔怒火。“沈楠，你再给爸爸一个好消息，妈妈同我在一起生活。”“真的？”在最后同老许分别时，老许告诉过沈楠，根据判断吴妈可能被囚禁在地下别动队，但是沈楠在这两天的敌穴中，一直没有发现吴妈的影子，他暗暗解除了老许的断言，没想到许梅竟谈到了这位老妈妈的下落。“她现在干什么工作？”“她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利，她在蒋湘南的房间里当清洁工，从她那里可以得到重要的情报。”“为什么老人家没有来呢？”“妈妈不愧是老军人，遇事她照顾的特别周到。为了安全她暂时不和你发生关系，这是老人家为你准备的方位图。”许梅说着向衣襟里取出一份搞的十分清楚的地下设施图，沈楠打开了这八开软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地标着弹药的起爆点，不仅是集体的街道，有的是学校、车库、机场，车站完全被他们埋下了烈性炸药。“这么多起爆点，凭什么控制？”面对复杂的图案沈楠提出了疑问，“听说靠电子闸。”“电子闸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？”许梅摇摇头说“妈说这个位置直接由何斋控制，除蒋湘南外没有任何人知道。”“真是比恶狼还要恶毒的法西斯。”(Seitenumbruch 121-122) 黑暗中沈楠的牙齿咬的格格作响。

二十、传达情报

许处长在安祥地指挥沈楠的一刻，就立即通知了所有的监察所，跟踪那辆黑色的轿车。本来以为这辆车一直会开到地下室别的出入口，但出乎他的意料，汽车竟在敌人的联络站城东的孔庙停下来，当老许接待这个报告时，反复地琢磨，难道匪徒们不相信“K五”吗？不，决不会。他按自己的判断指挥孔庙的侦察所，严监视汽车，一旦出庙立即跟踪。果然，深夜一点钟，汽车终于露面，在不亮车灯的情况下，汽车在山间慢速熟练地行驶着。当汽车停下来时，沈楠、蒋宛梅跳下车来。根据跟踪人员的汇报，两个人消失在一群坟堆中。老许仔细地观察着两个人的脚印，消失在一个巨大的老坟前，在不远的地方，放着一块引人注目的建房石。他判断可能是沈楠为自己留下的记号，其他没有任何出入口的痕迹。敌人严密的防护措施，打乱了老许的布（Korrektur部）署，只有耐心地执行第二个方案了。时间一天天地向前推进，老许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焦急，沈楠能否出来与我们联络接关系，这成了老许(Seitenumbruch 122-123)最关心的答案。第五天深夜，老许终于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，从坟堆暗处给老许发来了一份急电，蒋宛梅与沈楠从古坟敞开的一个黑门走了出来，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刚开来的小轿车，汽车的去向已通知二、三号哨所。二十分钟后在西风酒店三号暗哨发了一份给老许的急电，小汽车开进了西风酒店，老许的脸上涌出了紧张的笑容。立即召开了常委会议，布置了第二天与沈楠接头的所有措施和步骤。

“听说沈楠已当了副官”贵福茶堂的胖老板娘也为沈楠准备了房间，满脸堆笑地望着沈楠。

沈楠坐在沙发上拿着那件行装，似乎没有听到老板娘的恭喜，无意的问身旁的蒋宛梅“我们出来的任务究竟是什么？”好像经过沈楠的指示，蒋宛梅才猛然地想起了自己的任务，她一边换着那件行装，一边问胖老板“怎么样，这次不让我空着手回去吗？依我看你们纯粹是活废物。”老板娘睁着那双肉（络）泡眼苦笑一声，无可奈何地应付着“当家的四处活动，可是共产党的军事设施防的(Seitenumbruch 123-124) 严，无法下手啊！蒋小姐，告诉你痛痛快快地等两天再说。”这个胖老板早就摸透了蒋宛梅的脾气，出来准备好她需要的，情报带不带回去都是扯淡。“你她妈的总是一拖再拖，等老头子气愤急了，你们一起炸了。”“那能呢，蒋小姐还顺美言人呐，我的二十来个弟兄都是心顺效忠党国啊，到了起炸那天，千万别把我们落下，弟兄们都想到台湾睡几天安稳觉呢，都要想疯了！”看到两个女碟不信任的挣扎，沈楠在旁也笑了“蒋小姐，我想明天到对面的天花池洗澡，身上实在太脏了。”沈楠等到蒋宛梅躺在沙发上时，为第二天创造条件而说。“米斯特沈，请你不要怪我，临上车时老头子作了嘱咐，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你只能躺在这里，哪都不能去，别忘了你可是他的重要人物。”“未免太认真了吧，蒋小姐，沈某单枪匹马来到这里，也不是两天了。老实说，这两天可把我气苦了。”沈楠说到这里叹了口气，双肩支撑着躺椅两侧休息着。“总部没有浴池，回去洗吧。”蒋宛梅还是不可变搪塞着，“如果我一定要去呢？”沈楠腾地一声站起来，声音变的很生气，很不满。“那我只好陪你去了。”蒋宛梅也(Seitenumbruch 124-125) 不示弱，从床上站起来，怀疑地看着沈楠，觉得说话重了些，又作了一番解释。“楠兄，本来老头子把你安全地接出来，是想认你安全的在地下渡过一段时间，然后一起赴台，可你又出难题，认我怎么办？”说到这里，蒋宛梅作出气恼难过的样子。沈楠知道有害无益，不禁笑了起来“小姐的用心我实在佩服，不过玩笑而已，何必认真呢？我可以那里也不去，这样小姐该放心了吧。”“理应如此。这些天来，外面风声很紧，说是“K五”遭劫，弄的我提心吊胆。”老板在一旁应付着，顺手把蒋宛梅扶躺在床上，回头对沈楠说“蒋小姐爱你，可不能太任性，难人之心呢！”说到这里把视线转向躺在床上的蒋宛梅，随即笑一声出去把门紧紧关上。沈楠故意不理解胖老板的用意，打着口哨，若无其事地翻阅着本子。他心里被一种焦虑的心情冲击着。通过几天的探索，他掌握了地下的一切，如果没有突然事变，他完全可以里应外合一举全歼匪徒。但目前的关键是无法送出情报，按第二方案，许处长在天平浴室五号洗澡池等候他，如果敌人破釜沉舟，会给这座山城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啊！沈楠深感自己肩负的重担，但他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。(Seitenumbruch 125-126) “密斯特沈，求你陪我睡一会吧。”蒋宛梅望着钢肩铁臂的美男子，压不住放荡情欲，再次挑逗着。“荒唐之极的小姐，通过几次跟你接触，深感你是个不枉为人，我真诚希望着五尺男子对你的考验。”沈楠不满地扔掉手中的小说，夺门而出。在门外走廊里可以隐隐地听到蒋宛梅痛苦地哀嚎声。

这是西风酒店的住院，走过走廊便是一个大大的天井。隆冬的十一月时节，北风呼啸，寒气逼人。沈楠走到走廊的尽头，心潮澎湃，想起从打入敌穴的一幕，这是多么触目惊心啊。这伙亡命之徒，自四九年转入地下，一刻没有停止活动。他们利用一种美式破坏装置，竟把万吨炸药布在人民脚下，这就是他们的胃口。他们利用外国的二十名匪特为他们收集军事情报。这群可恶的匪徒，在干着法西斯勾当的同时，每日醒死操活地过着寄生生活，这种环境自己一刻也呆不下去。想到吴妈，许梅和可爱的小冬尾，他的心情焦急。他深深地吸着刺骨的冷风，清醒着被气昏的头脑，直到第二天下午，蒋宛梅据说买点东西骑上车子出去了，沈楠知道这个浪货跑到舞厅去发狂。胖老板(Seitenumbruch 126-127)好像一个看家狗，坐在通往走廊的门口，沈楠出不去，便迅速地扣上门，给老许写了一封信：

老许：首先我告诉你两个好消息。吴妈、许梅以及那个坚毅地小家伙都安然无恙地活着。一直在不停地战斗。我的工作在她们严谨的配合下，已经得了可靠的情报。随信附回就是他（Korrektur她们）为我们准备好的。上面标汇极清楚，尤其需注意的秘密入口处。目前敌人使用了所有的破坏网。我们正在摸索敌人的控制装置，我们一刻也不能拖了，必须马上动手。先清除敌人布在城里所有的匪特，共有二十三名，名单请看前一附作。望党迅速制定破获方案。我的意见是这次接头后，马上突破敌人的所有入口，让公安部队冲进去，由我、吴妈、许梅控制蒋湘南，以免他们最后的毒手。

估计方案可行，可以供我一台小型发报机，供在危险时使用。你的外孙真是一颗坚毅的幼苗，他所有的童年生活都是在人间地狱中渡（Korektur度）过的。相信吧，他很快就会见到阳光的。

紧握你的手

沈楠

一九五零年十月五日

(Seitenumbruch 127-128) 沈楠把写好的信也同两个附件紧紧地装在一个钱包里，迅速走到一个观察好的电话旁“喂！要天平浴池，请到五号房间找一个许老板，三点钟后电话传来老许的声音。“老许吗？我实在脱不开啊，让你好等呀。”“我这个澡近洗了一天。”“晚上九点请此人到百味药店柜台等我，请把指示写到包装纸上。”通话就这样草草结束了。

表已经是八点三十分了“蒋小姐，你们是自己自在地逛了一天。”沈楠象被囚禁的实在不满时发得牢骚。“活该你没有享的福，”说着蒋宛梅气恼地瞪了沈楠一眼。沈楠知道这个浪女人没有忘记昨晚的场面，嫉妒地报复着。“天黑了就陪我转一转吧！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沈楠故意把陪字说的特别响，蒋宛梅听到沈楠热情地邀请，象打了一针咖啡，立刻来了精神。整了整头发，看着不在，拉着沈楠出了酒店大门。街上空荡荡的，行人极少。蒋宛梅忽地把头倒在沈楠怀里，把肩膀夸在沈楠的腋下。走到草药房的门口，沈楠推说头痛，到药铺买些药去。前脚刚跨进去，蒋宛梅就后脚跟进来。柜台是齐平，见来了两个顾客，热情地站了起来“请给我拿(Seitenumbruch 128-129)几片止痛药。”沈楠边说边拿钱包。“先生怎么又不舒服？”齐平也边拿边攀谈。“头疼”沈楠无精打采地回答说。““头疼”我最近配制了一种药疗效很好，是否吃一剂看？”“也好，那就抓一剂吧。”沈楠故意看了蒋宛梅一眼苦笑一声。就在这一刹那，沈楠装着掏钱故意将钱包丢在地上，他要用脚往里踢。突然蒋宛梅弯腰拾起来，沈楠的心几乎从喉咙里跳了出来。“哟，你的钱包掉了。”幸而蒋宛梅没有注意，顺手把钱包递给沈楠，沈楠为了防止蒋宛梅看出破绽，他又重新把纸装进钱包里。齐平焦急地望着沈楠走出去。出店后，沈楠和蒋宛梅无目的地漫踱着，他心里焦急万分，正当他无所措之际，突然沈楠发现路旁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旁边的厕所，他借故健步走进去，蒋宛梅立在墙根等着沈楠。他怎么也不会知道，首先无法干涉“敌人”一次重大接头啊！老许紧紧握着沈楠的手，会意地笑了笑，沈楠迅速地将三个信件给了可敬的老首长。

二十一、突然事变

根据老许的指示精神，沈楠再返回地下别动队的目的(Seitenumbruch 129-130)是寻找敌人的破坏点闸。车蒋宛梅那里知道是在一张设施总图上标记着设施地势图，锁在蒋宛梅的父亲蒋湘南的密室中，其他人不准进入，钥匙蒋湘南亲自携带，沈楠把这一任务交给能唯一接触近蒋湘南的吴妈。在一周末晚后，蒋湘南被灌的烂醉，回到宿舍象死猪一样躺在床上。吴妈稳健地把密室所有的钥匙形都印在一块肥皂上。第二天深夜，沈楠为了最后一次艰巨筹备工作，窃取总闸图作了最坏的行动打算。沈楠拒绝了吴妈和许梅配合的要求，第二天深夜十二点，沈楠穿上夜行衣走出自己的房间，沿着墙向蒋湘南的密室摸去。行进中沈楠一面嘱咐自己胆大心细，忙而不乱，严防紧急情况发生。全部地下工程的通道里，每隔十米一个红灯泡，这里每当九点钟以后就很少有人走动。一眼望去，宽阔的暗色走廊房远远伸曲。约模（Korrektur摸）五分钟光景，密室摸到了。此室安在拐弯的洞穴中，一扇铁门紧紧地锁着。一边一个警卫室，吴妈利用今天下午的一个偶然机会，早把四个警卫统统灌醉，从门缝里传出醉声，沈楠断定（地）四个家伙睡的烂死。(Seitenumbruch 130-131) 出乎沈楠的预料，他用自己配制的其中一把钥匙一下开了锁，铁门轻轻地拉开了，并没有发生任何声响。沈楠不禁一怔，一闪身进了密室，反手紧紧地拉上了门。他打亮了手电，沿着墙壁照去，发现了保险室。他立即想打开室内开关，可是开关左右设有三个，两顶端只有一个灯泡。沈楠知道这是敌人有意设的警报装置，开错了就会发生不可收拾的后果。于是他决定不开灯。他把手电架在一个三角架上，把电光的亮度一直对到一个巨大的绿色保险柜中央，当他轻轻地走到保险柜跟前，心里猛一惊，被眼前出现的一个为难事情惊呆了。暗锁奇形异状地摆成梅花形，中间一个孔，周围七个孔。面对这一复杂的局面，深深地面临着危险性。八个孔有七个是警报装置，只要开了一个，警报就会大响，自己的退路就会封锁，个人安危不说，首先是任务完不成，弄不好会影响整个计划的实施。沈楠爬（Korrektur趴）到保险柜前，冷静地思考。

就此而放弃任务吗？这关系到最后是否能主动控制敌人破坏的主要关键，就是拼命也要弄到这份情报，不然就将对以后的工作中带来很大的艰难。沈楠睁着那双锐利的眼睛，额头上渗出了巨大(Seitenumbruch 131-132)的汗珠，在这时刻，他心里闪过多少激动的场面，自己采取果断地行动的场景啊！老许紧握着自己的手，铿锵的声音嘱咐自己，党信任你沈楠同志，在这艰苦复杂的斗争中，能以你对党的赤胆忠心，多年对敌斗争的经验，迎着风波，以革命的大无畏气概出色地完成反碟任务。公安战士面临着复杂的情况，沈楠想到同志们临别时的无限信任的目光欢送自己，于苹姑娘挣扎着把自己送出病房，怀着忠诚佩服的眼光向自己拍手。吴妈为了完成任务，以一个老练的党的地下工作者，周密稳健的姿态，控制着怀念战友的激情，至今不等自己联系，甚至未能有一次见面，通过许梅给自己关键的配合。许梅终身学习的侣伴，为党的事业，抗拒人生最残酷地迫害，坚强地在地下活动了三年之久。她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以无产阶级的希望，寄托与革命后代小冬尾身上。母子一起永不气馁地期望阳光重新洒在她身上。沈楠沉着地看了看眼前的八个孔，把眼睛几乎靠在每个孔上仔细地看着。在一个孔的周围发现有星星点点地油污，这使他想到白天吴妈配钥匙时，钥匙上的痕迹也染着同样的油污。他大胆地向着这个孔(Seitenumbruch 132-133) 扭着钥匙。柜门开了，柜里发出一种暗暗地声音，顺着灯光看去，这就是那文件保险柜。正是利用电子控制的起爆点闸，十二道上都清清楚楚地标着破坏目标，市委大楼、重庆大学、百货大楼……等等，法西斯的暴行一目了然。沈楠面对这关键的一幕，从心里发出胜利的微笑。他认真找了半天，没有切断电源的装置，为了安全，他又按部就班底重新锁上保险柜，仔细地观察了现场发现没有留下痕迹，他拿下手电，悄悄地推开房门。

但是，事情发生了危险的变化。就在第二天一个沈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老狐狸蒋湘南把别动队所有成员一起召集在地下操场，看他面色发昏，眼（睁）睛发蓝，嘴唇都被满嘴松散的牙齿咬的发紫。沈楠仍然和各级匪官坐在一起。他摸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莫非行动暴露了吗？他坐在前排，心里咚咚地跳。老匪猛然从身上掏出一串钥匙，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“有人竟敢把文章做到我头上来了！我的钥匙昨天被人偷了，究竟是那(Korrektur哪)位英雄，能否站出来讲出他的用意和企图。”“糟糕”果然是这件事，沈楠思考着怎么(Seitenumbruch 133-134) 办，心里倒镇定下来。“此人很高明，他在我钥匙上留下了肥皂的痕迹，这套把戏骗不了我姓蒋的，令人深思的是自从别动队建立以来，从没有发生这样的事，偏偏发生在今天！”说到这里，蒋湘南向沈楠的位置看了一眼。当然这种动作只能是室内的工作人员能看到。

沈楠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，故意显出一种惊奇的样子。

“我想这个人并不高明，既使他做了钥匙，也进不了我的密室之中。”蒋湘南在说此话时，表现出一种傲气。沈楠从话中发现，老匪并没有发现有人探测了他的密室。将近一百人坐在门里，各显惊讶恐慌的神态。他们都深知蒋湘南杀人不眨眼的兽性，一旦发作，是何等结果。“这个冤家不愧为英雄，万没想到我蒋某人碟报处工作是审查过此人。”虽然老贼越来越明显地怀疑沈楠，老奸巨猾的蒋湘南对“K五”的突然出现总觉得不放心，之所以第一次派人把他潜入地下，无非是怕此人将全部秘密都告诉给共产党。他本想让此人长期潜入地下，盼到台湾去请功。可是不争气的女儿硬要“K五”，因此带“K五”第二次外出时，特意叮嘱女儿，千万返回。虽(Seitenumbruch 134-135) 然女儿并没有发现什么，但马上又出现钥匙被盗的事件，他是今天早晨发现的，为了尽快弄个水落石出，他决定马上追查。于是集合就来了个下马威。一股更寒的寒光向沈楠袭来，沈楠十分冷静地坐着，对突然发生的事想着对策。

“蒋湘南，钥匙是我配的，要杀就杀由你们。”猛然间，一个响亮的声音把在坐的人吓了一跳。只见吴妈大义凛然、怒目而视着台上的蒋湘南。沈楠心里一震，马上觉的脑袋昏起来，他极力控制自己，望着和自己密切配合潜入敌穴，又一直和自己不肯见面的吴妈。他仔细地看着吴妈的面孔，变的苍老了许多，皱纹深印在面额。但他猛然看见这位英雄的妈妈并在老，象一颗挺拔的青松，站立在乱匪中。就在这一刻，蒋湘南几乎惊叫起来，面对突然事件，他根本不理解一直对自己恭敬的吴妈，勤奋的吴妈，不懂得如何政治的吴妈，竟然在刹间变成了另一个声音。他怀着深深地疑虑，睁着一双贼眼，望着吴妈脱口而出“你！”声调中充满怀疑。

“不错，姓蒋的。没有想到吧？老娘在你眼皮底下干了五年之久(Seitenumbruch 135-136)的革命，你党连一点也不知道，告诉你，你那有眼无珠的。共产党站在你眼前，你也认不出来。”几句话象几颗连珠的重型炮弹，顿时大厅里乱成一团。“抓住这个共产党！抓住这个共产党！”蒋湘南大嚎着破烂的嗓子。

二十二、永生的母亲

当夜沈楠将发生的情况，通过中药铺藏的微型发报机密码，报告了上级。但是不知敌人用了一种怎样的隔音装置，几次发报都没有成功。沈楠无奈地将发报机藏了起来。焦急的在屋里踱着步子。经过发生这件事，敌人深夜布下岗哨，老许的联系也切断了。怎么办？吴妈还被一群野兽审过几次堂，狡猾的蒋湘南每次都让沈楠陪审。看到自己可敬的同志一次又一次地遭受重刑，沈楠心如刀绞，他几次想挺身而出分担吴妈的皮肉之苦，每次都在吴妈的严厉目光下收回了自己的深情，最后的一次看到吴妈昏过去，他离开了审讯室回到了宿舍。

吴妈这次事件把匪徒们闹的心慌意乱，惶惶不可终日，(Seitenumbruch 136-137)蒋湘南深感环境的危险。于是向台湾发了请示电，蒋介石的复电是：严防泄露机密，破釜沉舟进入结束状态，随时准备听命起炸，马上通知校级以上的军官，召开紧急会议。蒋湘南拿着签着蒋介石姓名的复电稿长出了一口气，指示着身旁的何斋顺身上扔掉一个烟头。“蒋主任要不要’K五’参加这次会议”何斋并没有忘记蒋湘南授予沈楠的军衔，何斋带着挑衅性地请示蒋湘南。从昨天发生的吴妈事件，蒋湘南经过反复考虑，没有发现沈楠与吴妈的任何关系，而且确实在吴妈的宿舍发现了肥皂钥匙模型，从种种迹象看，完全是吴妈干的。在审讯和刑讯吴妈时，他一直注意着沈楠，但没有发现沈楠的任何异常表现，这一切稍稍打动了蒋湘南的疑心，为此，这老贼一夜没有合眼，他翻来覆去地思索着，脑袋里不知画了多少个问号，他想到沈楠无年钱在自己家那一趟，为什么那样干净利索地干出了自己意料不到的事，是不是吴妈做了内线，这一切都不敢去想，如今何斋向自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严重问题，自己张了半天嘴也没答上来。老匪(Seitenumbruch 137-138)紧锁眉头，抖动着脸上新有的肌肉，突然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尖（Korrektur奸）笑，熟悉他的人知道，老匪又出了一条毒计。“开会只（Korrektur之）前我给他一针见血”一边蒋宛梅，一边何斋，而这个魔鬼活象宇宙中的阎王判官，满脸杀气，正在低头细言。

两天里蒋宛梅同父亲一样，在一种自身难以克服的酸、甜、苦、辣中度过。在蒋湘南发现钥匙被摸（Korrektur摹）印之后，第一个就审在蒋宛梅身上。“在你和沈楠接触中，是否发现他有什么破坏行为，你是我的女儿，又身为党国的谍报员，我望你不要稳（Korrektur隐）瞒。我知道你重（Korrektur钟）情于他，但是做父亲的不得不向你警告一句，如果你迁就一个共产党的侦探，他到时候会把你吃掉的。当蒋湘南把这个问题摆在她的面前的时候，女谍不禁 心里一惊，他没有象经常那样马上回击父亲的观点，仿佛沈楠天然是自己人，任何人都干涉不着。此时她首先是惊异，而使她极为痛苦思考，她想到自己的心几乎白花在到这个美男子身上，可沈楠再一，再二的无动于衷，使她难以理解。

蒋宛梅是欣赏自己半敞的胸，又尖又大的乳房，她吸引过周(Seitenumbruch 138-139)围多少匪徒的垂涎，而在沈楠那里却毫不起作用。难道他真的和自己是两条道上跑得车。想到这里她真想 剖开“K五”的胸膛，掏出心来看个究竟。沈楠要求随自己出入，把这个当做满足自己的条件，这是为什么？每想到这些问题，她的心简直要跳出嗓子眼。

然而她怀着侥幸的心理，排除自己的怀疑，用证件，用推理反复安慰自己。两天来，她都没有回答父亲的问题，也没有找沈楠，她深深地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更确切地说，她没有忘记五年前因为沈楠自己吃的苦头，她准备做个观察派，如果问题朝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，她会找老头子算账的，到那时候她准备让他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管他什么主任，爸爸不爸爸。总之，如果沈楠真是共产党，她也不会饶过这个智勇双全的骑士。今天蒋宛美被父亲找去，看眼前这场事，再看看身旁的一张空桌子。她明白要干什么，她预料到从现在起，开始坐山观虎斗。

沈楠推门进来“主任，你叫我参加审案吗？其实高举，本人实在无才”沈楠极力控制自己，从而本能的应付着一切新的考验。(Seitenumbruch 139-140)“沈付（Korrektur副）官，今天我实在头疼的（Korrektur得）很，准备全盘交给你啦。记住，就是要在那个婆子嘴里、肚里、牙缝里找出口供”蒋湘楠有意把话说得那样毒辣坚决。

“把那老太婆带上来”何斋凶神恶煞般地拍着桌子，在深重的铁链声中，吴妈昂首挺胸地走进来，尽量在人家被折磨得遍体伤痕，但始终是不屈不挠，大义凛然，义正辞严，怒斥群匪，不愧为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。

“吴老太，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指出你的党羽，蒋主任即（Korrektur既）往不咎，仍然会把你当做可靠的佣人，带你赴台湾，接受总统的嘉奖”何斋阴阳怪气地慢慢吞吞地说。“吴妈要是敬酒不吃（，）吃罚酒的话，这里总统机关设有美国八十八型。让你都尝尝厉害。”蒋宛梅随口说了一声，语言带有规劝的声调，好象不是审吴妈，而是对沈楠的话，都不约而同地看了看沈楠一下。沈楠仍然镇定地坐着，双手紧握，目视前方。“我昨天对你们讲的（Korrektur得）很明白，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是重庆地下党把我按（Korrektur安）排在一个艰苦的战斗岗位，我(Seitenumbruch 140-141)无论是什么都光明磊落，从来不象你们这样在阴沟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对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！”最后两句怒视沈楠而说的，沈楠明白老人的意思，心里更明白老人家是直接掩护自己引狼扑身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违背老人家的愿望，凭着感情用事只能损害党的事业，最后全部失掉。在沈楠听到最后两句话时，象在首长面前听到命令，他站起来“吴老太，你到底说不说”，“你还跟我说什么，说‘Ｋ五’吗，她可以见钱就认娘的，决不会有好下场”吴妈说着就抢前一步，照着沈楠就是一耳光，“啪”象是打在蒋宛梅的心上，她一把拉开吴妈，向前冲去，一边急呻着，蒋宛梅的意思是别审了，我还要我的“Ｋ五”呢！“简直是亡命之徒，沈楠给我把她毙掉”蒋湘楠怒吼着，使出最后一招，顺手将一支乌亮的手枪给了沈楠。正在这一刹间，还没有等沈楠反应过来，吴妈抢到那放在桌上的手枪“砰”的一枪，首先向蒋湘楠打过来，对准何斋愤怒地放了第二枪，返回来射了第三枪，连发不过三秒钟之内。

当吴妈听到蒋湘楠发出了极其凶恶的命令时，一刹那知道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，为了不使自己的战友再受难，她毅然做出了最后(Seitenumbruch 141-142)的决定，即开第三枪时，她的头脑格外清醒，向沈楠射出时，异常慎重，沈楠知道子弹里充满仇恨的，而第三颗子弹里充满爱抚的，就在吴妈反射蒋宛梅的时刻，这个黄发女谍掏出“勃朗宁”手枪，连向吴妈打了三枪。

革命的老妈妈，中共优秀党员——吴玉兰同志为了掩护自己的战友，为了侍卫山城和人民的生命光荣地牺牲了。

当蒋湘楠从桌子下钻出来的时候，在血林林（Korrektur淋淋）的头部右侧少了一只耳朵。还没等他清醒过来，蒋宛梅走过来抽他两耳光，剧痛中听到女谍气急败坏地骂道：“老糊涂，你的付（Korrektur副）主任完蛋了，还差点赔上我的‘Ｋ五’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”。

二十二（Korrektur三）、最后的十二小时

看，没想到沈楠被蒋湘楠一跃提成付（Korrektur副）主任，接替了死鬼何斋的职务，这使他的工作取得了极为主动地位置。首先，他可以和许梅同志接头了。

就吴妈牺牲的夜里，沈楠来到许梅的住处，紧锁了门。许梅痛苦地扑在沈楠的怀里，大哭起来，“沈楠，我知道了。”沈楠象得了(Seitenumbruch 142-143)一场大病，痴痴地等着许梅，一言不发，默默地站着，泪水掉在冬尾甜蜜的脸上。沈楠轻轻地摸索“阿梅，敌人真的破釜沉舟了。”今天晚上蒋介石给蒋湘楠发的第二份急电，明日午十二点将准备起炸，现在敌人忙乱地作出了准备。许梅腾地从痛苦中站起来，两只眼睛望着沈楠，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使她无法相信，“现在只剩下十二个小时了，许处长他们还没有一点准备，我们胆子更中了，得马上通知爸爸用什么办法好”，“我们的发报机用不上，敌人是不受我们控制的，再说决不能打草惊蛇。”沈楠苦思着，两手紧紧地抱着头，在得到消息的这个小时内，他的脑汁都被绞尽。“沈楠这个不用急，我有办法了”许梅望着沈楠胸有成竹地说。“什么办法？”沈楠惊喜的望着许梅，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住了许梅。

“宰我刚刚被囚进地下室的时候，我曾几次冲出去，但是敌人戒备很严，使我无法脱身，以后有了冬尾，我想出去的心更大了，从那时起我决心挖开一条路程，每天花几小时休息时间秘密地挖，整整地挖了二、三年，就在挖通的最后，我的身体杯这些魔鬼注射了‘宿身液’，洞口在(Seitenumbruch 143-144)”原来干活的厨房里，可是不久被何斋发现，这小子没让我出来，我和妈妈联系后，就一直另找机会，找他办公室的钥匙，可是这家伙太狡猾，我们几次都没有弄到手，要不然早就与外面通信了，出口就在重庆大学的一个角落里。“太好了，正好今天蒋湘楠把何斋的钥匙交给了我，让我为他整理材料，这是个绝好的机会。”“嗯”这个洞口可用，我目前不能脱离，送信任务只能交给你了。”“啊，我！沈楠那是客口，我是一个地面上不能露面的地下鬼。”沈楠这才感到敌人在许梅身上注射了“宿身液”。又是一个难题，摆在沈楠面前。沈楠说“明天早晨一点所有人注射消液后灾二号洞口出去，在重庆南部有一架直升飞机接近。阿梅，我先为你搞点‘消剂液’”“不行，沈楠，在关键时刻在地下工作更重要，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你，再说提前搞‘消剂液’不是打草惊蛇。”两个人都陷入沉思之中，两个人同时又把目光集中在孩子身上，几乎同时他们又发出兴奋得笑声“小冬尾，是咱们眼下冬尾唯一条件的的通信员，只刚刚三岁，但又没有见过地面，从来没有走上人间的小家伙没有注射这种讨厌的“宿身液”许梅沉着地说“只要写清楚就行”沈楠果断地掏出笔，许梅忙着为沈楠找纸(Seitenumbruch 144-145)沈楠迅速地给许处长写了一封信：许处长，送信的是你可爱的外孙，敌人改变了起炸计划，提前到明天十二点，这里和陆地日夜相反，就是在陆地今天十二点，准时起动闸，望接到信后，立即组织部队在一号、二号洞口接应所有的俘虏，有敌机接应，飞机在地上露头时，望炮兵部队在洞口配合，可在接信后马上逮捕陆地的匪徒，地下保险闸工作我们负责。放心，万无一失，一切为盼！

致战斗的敬礼

沈楠、许梅

一九五零、十一、十四

沈楠反复读了两遍，几下折好，由许梅缝到小冬尾的帽里“阿梅，你把冬尾送到洞口处，大声呼喊地面上的人，最好找到陈教授，找到校党委，等到真正可靠的人守到洞口上，再让孩子出去，听懂了吗？”由于胜利的激动，许梅两眼流出胜利的泪花。“好，唤醒孩子吧”沈楠向许梅示意着，大概习惯了哑母的呼唤，小冬尾挣开一双奇怪的大眼睛看着陌生人，就是为我修车的那个人，孩子认出了沈楠。“阿梅，你是怎样跟他说第一句呢，别把孩子吓哭了”沈楠笑着对许梅说。(Seitenumbruch 145-146)“小冬尾”许梅在孩子面前说了第一句话，“妈，你怎么说话了”，“妈妈从来就不是哑人，小冬尾妮不要害怕，这不是骗你，这是真的。”“好妈妈不是哑人，好妈妈不是哑人”小冬尾欢喜若狂地跳着。突然一阵急剧的打门声把许梅和沈楠都惊呆了，沈楠机警地脱去外套，并示意许梅，许梅明白了他的用意，迅速地脱下周身的衣服，拉开了一套被子盖在了自己身上，沈楠又客气的点了一根烟，开了房门，蒋宛梅站在外面“呀，帮我收拾东西，睡的得）倒好香。”蒋宛梅看着躺在床上的许梅，不禁觉得意外，顺步进了屋，向后门走去。沈楠穿着睡衣向蒋宛梅微微一笑，嘡地一声锁上了门。她知道屋里没有第二个人，室内的一切使蒋宛梅感到突然，她看一看对她一笑的沈楠，就象掉进了醋缸里，哈哈地笑了一声，向沈楠怀里扎去，沈楠用力把她推开“蒋小姐，不要说我把事情做错了。”沈楠依然笑着，“沈楠，你太负心了。你甩下我在外嫖哑女，不知羞”说着向沈楠发疯的扑去。许梅义正言辞地向蒋宛梅说了第一句话。“啊”蒋宛梅被眼前哑女的话惊呆了，久久没有纳过闷来。“蒋小姐请坐下，沈某人慢慢地把话说清楚”沈楠胸有成竹地拉过条椅子，蒋宛梅昏昏沉沉地坐下狠狠(Seitenumbruch 146-147)地看了沈楠一眼，还是服从了沈楠的命令。“蒋小姐，说心里话，我并不要你，我从心眼里恶心你这个臊（Korrektur骚）货。”沈楠这句话说的（Korrektur得）很慢，但字字是钢，句句是火，蒋宛梅感到屋里的空气不对，杀气地向胯下摸去，早已被沈楠抽出来，他继续开诚布公的说着，“我现在告诉你，沈某是重庆公安处侦察科长，并不是你的’K五’，‘K五’早在三年前被我依法处决了。”蒋宛梅被沈楠的话惊呆了，隔了半天发出了一声凄惨的笑声，“你笑什么？”“我想你们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体统”蒋宛梅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临，故意嘲笑地看了沈楠一眼和已整装的许梅。“正是你眼前的哑女，而且我们革命后代同样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”许梅紧紧搂着小冬尾，小冬尾奇异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不知怎么回事。“草我瞎了眼”蒋宛梅的脸气成紫茄子色。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“你们准备把你老娘怎么办？”“你不用撒泼”，许梅严厉警告着“这个你心里明白，我宣布尼这个恶贯满盈的女谍，早已被人民宣判了死刑。”蒋宛梅听到许梅响亮地回答，向一个泄气的皮球倒在地上。“阿梅，怎样执行吧”沈楠说。“节约一颗子弹吧”沈楠把枪递给了许梅，突然蒋宛美象发疯似的扑向沈楠，沈楠敏捷(Seitenumbruch 147-148)地闪开，顺手一揪，揪住了她那黄发，不等她喊出声来，一手把他的嘴堵住，许梅忙放下孩子，通过一条毛巾塞在蒋宛梅嘴里，沈楠将蒋宛梅踢倒，两手狠狠地向喉咙掐去，冬尾在一旁拼命的喊着，“好，坏娘们完蛋了。”只见蒋宛梅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不动了。沈楠在蒋宛梅的脖子上又勒了一根绳子。“这家伙又耽误了我们几小时”沈楠边擦汗边对许梅说“这具尸首由我处理，你们快走。”许梅抱过小冬尾轻轻地亲了亲。“阿梅，路上和小家伙说清楚，八点钟我准时等你回返来。（”）沈楠顺手将那支“勃朗宁”手枪塞到许梅手里，锁上门向何斋办公室走去。许梅喊一手打着手电，一手紧拉着小冬尾，约摸一小时后来到了地道的尽头，许梅喊了起来“同志，同志，请到这边来。（”）很快有几个人向这边跑来，面对一个小小的洞口。许梅说“请找一下陈教授”几个人中正好有陈教授在场，陈教授感觉奇怪，“我是陈教授。”“我是许信诚的女儿————许梅。”“许梅”陈教授几乎惊呆了。“我是许梅，我目前在敌穴之中，完成一项紧急任务，必须把这封信送到我父亲许信诚手里。”陈教授听出了许梅的声音，五年前他们见过面。“许梅你上来吧”，“我不能上来，把一个孩子送上去，孩子帽里有信，听清楚没有”(Seitenumbruch 148-149)陈教授此刻钻进了地道，果断地认出了许梅，紧紧握着许梅的手，孩子被陈教授安全的接出去，许梅迅速地返回虎穴。

“沈楠，看见小姐没有？”蒋湘南推开何斋的门伸进脑袋问。“蒋主任，不要找她了，小姐先行一步”沈楠整理何斋的东西，若无其事地说着，“简直是乱弹琴”蒋湘南嘭的一声关上门，沈楠暗笑起来。八点钟许梅安全返回，沈楠在洞口接应她，顺利地带到医院注射了“解宿液”。十二点钟匪徒向二号洞口走去，许梅在敌人慌乱之际潜进了总闸室。

“沈楠你帮我把所有的闸都合上，五小时后我们就可以台湾的屏幕上看到一番动人景象。”蒋湘南拉着沈楠路上不住地骂蒋宛梅“这个该死的丫头，从小惯坏了，剪刀她非要好好地教训，教训。”当蒋湘南刚刚抬腿迈进总闸室后，沈楠一把揪住他“不许动，你被捕了”两只乌黑的手枪对准了她（Korrektur他）的前后胸，老匪扑通一声瘫在地上。群匪欢天喜地出了二号洞口，却垂头丧气地被推上了公安局的囚车。中午十二点，沈楠和许梅押着蒋湘南从旁边的地道出了洞口。

山野里一片胜利的欢笑，老许抱着小冬尾向沈楠和许梅(Seitenumbruch 149-150)奔来，陈教授，于苹，齐华等同志们也蜂拥上来，专对蒋介石这伙亡命之徒的下场，许处长笑了，沈楠笑了，同志们笑了……

千山万水沉浸在欢笑之中。